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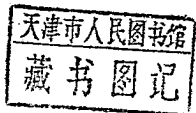
地上一角

604185





二卷
857.63
60937



文学小叢刊第一集

地
上
的
一
角

迅
取

目錄

河 牛	一
地 上 的 一 角	一

阿牛

一

小阿牛不再拿着鞭子趕車，他陞做汲鹽水的匠筒。

到秋天，他製了一身穿著藍布衫上又添了一件黑棉背心，嶄新的，新衣不是娘做的，但別人總把牠拉牽來和娘在一起。棉紗刺着肉皮，他發癢發燥，棉花像是兩片硬石板，一直壓到他的心。

他開始對他這利益並不大的陞遷感到失悔，管事何先生的提拔，也有些懷疑。娘開煙館主顧是不少，然而別人單只提到何先生，想起何先生那一雙從玳瑁

眼鏡框上看出來的眼光是隱隱告訴了他些什麼曖昧。

「老狗……有一天要碰到我的手上！」

小阿牛懷恨別人，也懷恨何先生。新的工作只使他苦悶，那口深遠得近於神祕的井底他看來簡直是一個怪物，好多次竹筒冒出井口，他忘了用手去接，他覺得那根筒有千斤重。

新來代替他的三子放開了兩隻牛在地上吃乾草，口涎從嘴角上直流，牛蚊子在牠們身上叮，把尾巴搖了幾下，蚊子依然不飛開，牛起了發怒，使勁地擰着頭。小阿牛覺得臉上飛來了幾點涼涼的水點。

「瘋婆，你們也來欺負人……」

他拿着鞭子打牛，但兩隻太熟悉似乎親昵的眼睛又使他軟了勁。

三子只曉得貪玩，連牛草也不放，桶裏數也數得清，就說多也只夠墊地皮。

他一邊把一捆草打散放進桶，一邊咒着罵三子。

三子却怒吼着衝到他的面前。

「你也配罵人……全廠沒指搨個大人是有你罵的，你忘了你是妖精的娃兒！……我兩個先伸起腰桿來比比看！」

這一天，小阿牛第一次伸手打人。

三子的媽媽在積麻，聽見風聲趕來，站在鹽井旁邊跳罵了一頓，小阿牛又打了三子的媽媽。

同情落在三子的這一方面。

小阿牛和別人打架的次數越來越多，一次傷痕，長他一分爆性，他沒一點好面相對人。他的眼裏閃着怒火，臉上的肉紋似乎是向着長。頭髮不順地長在頭上，已經好久沒有剃了。

一提到這孩子，熬鹽匠老王總是搖了頭說：「這娃兒——簡直是一條野牛，……全不像他爸爸。哪一天總有人會剝掉他的皮！」

小阿牛的本名是樞子，自從他睜着一雙黑滴滴的圓眼珠，一足踏進他爸爸踏過多半的地方，一羣髒手髒足的人把他包圍問長問短，他們說他模樣有點像他爸爸，只是有點「牛」。於是一個人就說：

父親有老牯牛的外號，十年前滾下鹽鍋死了。叫他小阿牛，不但於惡意，是對他的紀念。

「他怎不應該有個好娃兒……咳！」

一個老實人遭了慘死應該有個好後代，這是他的信念。但小阿牛完全沒有好後代的形相，在替他紮傷口時，他說：

「仔細你的皮，小阿牛……這是什麼地方有你來把便宜佔去的……」

小阿牛，睜着一雙眼睛。

「你也是？——你說我鬧的叫別人也說你的娘——」

在這樣的話上，老王每每給阿牛窩住，依他，誰都有道理，誰也沒道理。是非曲直

他不知道怎麼來分派。望望那一口龐大的鹽鍋一個人的影子又在那裏出現了他頂怕和他像有一點什麼關係的這影子，但愈怕他愈常見。抽了幾口旱煙，他緩緩地說：

「你總得想想你的爸爸」

聲音低微，沉滯，但撞痛了小阿牛的心。他只有在這時，在這一個人老年人的跟前，他才稍爲顯得有點拘謹怯懦。

爸爸的印象在小阿牛的記憶中是模糊的。他只記得他是一個不說話的人，眼睛好像終年看着地，除此還有最後拾回家來煮爛了半截身子的他的屍身。

想想爸爸，想爸爸的什麼呢？老王沒有說得明白，小阿牛也不能自己去理解這太含糊一句話，活在眼前，就管眼前，喫了虧總得還，這是小阿牛的意見。

「變了黃土的人，我管他！」

小阿牛默念着，隨了一羣伙伴，朝上山坡的路前進着。

月亮已經上山頭了，每家鹽灶頂上翻起紫煙，比白天更濃烈。

望着前面毗連一片，橫互在半山腰的井棚，他們立地感到了疲憊的侵襲。足腿軟軟的，誰也不再說話了。煤屑在足下發出被拖曳的沙沙的聲音。

路過林子，小阿牛似乎看見一點什麼，他楞着眼睛，頓了一下，隨即機警地把兩個石頭檢在手裏。

「又見了什麼鬼——」伙伴火生攔住他說。「接下夜班，不打主意早睡覺，打架！」

勉強走上山坡，心總放不下。

憑什麼他在工廠有許多仇人？這些人又爲了什麼的……

面頰上的傷痕，鉄硬的，生根在那裏，老王替他裝在手腕上的一條破布，也還是濕膩膩的。一處處，就是一個恥辱的痕跡。他咬着牙，臉上起了猶笑。他迷茫地憤怒着，他今夜再也不能夠安靜下來。各種不同的面相，諷諷的言語，清晰的，毫不遺漏的，在

他的記憶中展開。

小阿牛像挨近了一盆烈火，混身焦灼得發燙。一手抓下披在肩上的背心，往地鋪上一攤，讓眼望望，稻草在黑暗中變成根根的光刺。

緊了下半帶，他又走出草棚。他立在一棵楊樹下，樹已經開始在落葉。風一動，葉片輕輕地飄在他蓬散的頭髮上。

他彷彿又聽見了咕咕的叫聲，等他凝神再聽時，又寂然了。他發了狠，他長伸了頸子，兩手湊在嘴上，學着剛纔聽見的叫聲，向山坡叫了幾遍。

寂然。

草棚裏燃起了燈火，豆一般大，遍山坡地閃動着。

牛鼓起大肚皮，笨重地拖着車盤圍圈轉。「趕車」拿着鞭子在牠們後腿上用力追打，牛只快了兩步，依舊緩慢下來。井口那一面，轆轤隨着車盤的轉動，把竹筒從幾十丈深的井底往地面上曳，筒一出口，大半節伸進棚頂上的護竿，打水匠就用一

隻手抓住，揭開皮搭，讓鹽水往埋在地下的盆裏鑽，白泡沫略爲翻傾，鹽水由引筒流到山下鹽灶去了。

筒重新放入井裏，車盤瘋狂地自由地轉動着。

小阿牛起了厭惡，他覺得凡在他周圍的都在譏笑他，甚至連那一動不動的山峯，也對他不懷好意。

漸漸的，他想到他的娘娘的布衫的確是穿得太整齊了。尤其是她紮了兩條綫花的圍裙帶垂在腰後，一飄一拂的樣子。有一次他親眼地，給阿先生送烟盒去，他牽着她的帶子不放，娘爲什麼要臉紅？

「老狗！」他伸出拳頭在空中揮，遇不到抵抗，他又軟軟地縮回來了。心於是更悶，更沉重。

「小阿牛」

月光下，一個人影在一叢矮樹邊上蠕動。那輪廓是太熟習了。一着眼他就看出

是誰，他想想「來得正好……這老狗惡貫滿盈了！」

「你今夜上不是接下夜班？」

來人走到他的跟前，大模大樣地就停下了。他的頭向地下，微俯着，他在看他那沾了點軟泥的鞋。

「是。」

「那末你怎麼到這時還不去開覺？」

「開的，開的。」

「灶上缺水燒沒要誤了班，你是剛提陞起來的新手呵！」

來的已經彷彿不是他所切齒的阿先生，小阿牛沒習慣，被他平日威嚴的脅迫，他不知不覺地又恢復了一個井工，一個他的屬下的態度。

等到阿先生背了手走開時，他的感情馬上變了，方纔的恭順油似地往他的怒火上澆，他像受了他所最輕蔑的敵人的踐踏過後，帶了屈辱和羞愧從泥濘中掙扎

起來，何先生這時突過一切地苦惱着小阿牛。

井棚裏的人聲消沉了，偶然一兩次擊聲還隱約可以聽見。山坡下不見一個人影，十幾個鹽灶十幾處點點的火光宰制了丁廠的夜。

「鬼地方——嚶嚶，我也幹得夠了。」

說着，他回過頭望着有他家的那一面，重重吁了一口氣。

二

夜已經很深了，小阿牛還站在一幢小房的旁邊。

他像浮在雲頭上，身子輕飄飄的，無定向，無主宰，他不知道他做什麼，也不知道他究竟爲什麼纔跑到這地方來。

狗在遠處叫，兩聲三聲的，對面有人走來，他怕見人迅急地隱在葦叢裏。葦花落，到臉上，立時被汗水沾着了。

人走過後，他重新走出來。

他覺得自己變得異常的衰弱，渺小，不論誰都似乎比他高強。連狗叫的聲音也比他叫得有力。

眼睛落在綠竹林的房頂，他感到一種悽惶：

家，家，裏面住着他的娘，包含着那些鬼七鬼八的事物！

說到家，每個十天裏他很少有一次回去，娘活潑時，他不拿半粒米煮回家，娘也從不管他什麼。然而一種不可解的力那麼牢管地，會把他連繫糾纏着，一直使他連足步也踩不穩當。

「衝進去！」他伸手敲着門，在門下想門裏面，但他沒有去推開他的力量，他幾次伸手幾次又把手縮回去。他聽見裏面來開門，門起也經過一線，舉步他看見一張鋪位上，煙燈正燃着。他的衣箱和箱在對面的門先生打煙泡。

這情景今夜刀剪桂這可穿進他的心。他忍不住了，雖然把門敲了幾下。

「是你回來了，牛，牛。」

小阿牛的神色像告訴她一種不幸的過來，倉卒間把還握在手裏的煙籤往包頭上插。用力過大，頭皮給刺痛了，她驚叫一聲，揉着頭喃喃地說：

「我真發瘋了！」

小阿牛轉眼看着何先生。

「你不是接下班麼？」他若無其事地，看着他的煙斗，慢慢的問道，「虧你娘開得好煙館，時常拿牛皮膏子待客。」

「你給我滾出去！」

「什麼話——你說什麼？」何先生說着，氣洶洶地站起來。

「我叫你給我滾出去！」

「你是什麼東西敢跑到我面前來發牛脾氣？我認不得你，我是拿了錢來吹煙，——我是買，她是賣，怎樣，怎樣……你說！」

「偏不買給你老狗咬，——你又怎樣！」

小阿牛一股氣衝上去，他的娘嚇在中間，他的一隻手也被抱住了。

「求你老人家走，何管事。」她扭過頭來惶張地說。

何先生鼻裏哼了一聲說：

「走，也行，你把錢給我。」

「你沒有把我錢。」

「哦——沒有把你錢，——剛才的兩個銀元哩！」

想了一下，她儼然記起來，用下巴指指煙盤旁邊的草蓆上。

「在那裏，你自己拿去。」

「哼，你錢多，喫兩杯煙就亮大銀元。」小阿牛咬着牙。

「啊，你同你自己的娘去。」一根手指點着鼻頭，頭在空中繞了幾個圈子，他玩

弄地說：「我姓何的就曉不得那許多！」

「呵，何管你——」她叫一聲，把封住阿牛胳膊的手鬆開了。

小阿牛並沒有向何先生趕去，一腔怒氣轉過來向着娘。

「你聽見……」他頹然地坐在床沿上，手揉了揉不作聲。

烟膏味氤氳在屋子裏，煙燈在黏滿黑黃的玻罩裏有時動有時靜，照出了雜亂地黏在它周圍的煙具。

「呃——瘋頭瘋腦，」半天，他纔嘆着說，「全不想想這些人有你打的！」

一句話惹動了小阿牛。

「哪個算是人！我打狗是狗我就拿足頭踢——我打狗干你什麼事——哦，我

懶得說——」

「懶得說什麼？」

「我怕你害醜。」

「我做了什麼沒臉的事，你講！」她昂着頭，把指頭戳在他的額上。

「你硬要聽，」他偏頭，大睜眼瞪問。

「你講嘛。」

「講不出——我——」他站起來，想去開門。

「你——你——」

「放我走，我要回井口去接班。」

「不講清楚，我是不放你踏過這道門坎的。」

娘也不像娘了，她完全失去平時的溫肅，彷彿在她面前的不是小阿牛，不是梧子，是侵損她，傷害她的仇人。

「再說你當兒子的也不該管我。」

在這一句話，她的聲音驟然降低了，像是受了壓榨，竭力纒吐出來似的。

「我管你。你不拉扯到我就不管你。」

「這就怪事啦，你在車邊當你的簡匠，我在車邊開我的烟館，我又拉扯了你，我

也不是今天纔來賣煙，賣煙把你養大，偏偏你就這件事來怪我。是呀，人大面大，你要顧臉面了，我哩，我就污言穢語罵清風度日子——」

「沒瞎扯，我不是說你開煙館。」

「那麼，我做了啥事？」

「你自己明白，」足重重地在地上踩了一下，「要我講我就講，你不該見了男人就要，連那一條老狗——我也是一個男兒漢呵！」

像匹高山直向她崩過去，他不知道那股子力氣就一頭頂過去，釘在她的胸上，她後退兩步，牆壁支住她的身子。指了門，她軟弱地說。

「你給我走出去，我不要你這樣一個兒子了。」

「你要不把這生意收起來，我死也不做你的兒子的。」

一層寒露灑下來，月亮正在天中，清詞飽滿，照澈了天地。

一個孤零的人影，一直在工廠和小村之間晃了許久，像是迷失路途似的。猛一抬頭，穩驚惶地足不停留朝前奔去。

「你跑到什麼地方去來，小阿牛，再有三箇就歸你來接班了。」

火生正把空筒放下井去，朝他說。

小阿牛躲在牛槽旁邊的地舖上，盡力想把眼皮闔上來，但他總沒有闔得過去。井棚外火光熊熊，竹杵劈拍的燦聲，趕車忙着燙飯打尖，臉給火照得通紅。火生又哼起他的山歌，快交班，他高興。

「起來吃呀，有三箇就該你接班了。」

他不貪吃，那一碗時常有石砂磕牙齒的開水飯。他只需要睡眠，三箇也好，總可以睡一會子。

剛閉上眼，他覺得臉上被一片溫軟濕漉漉的東西舐着。他知道又是那隻因下

坡傷了腿，休息在槽上的老牛。

「鬼，大頭鬼，」翻過身子打算再闖，可是火生已經下班。

外邊似乎有足步響，以為是查夜的來了，火生把靠壁的燈取來掛在木柱上，就心有什麼差錯。等人走近來，三個人都失笑了。

「是你，小婆娘，把老子們駭了一跳。」

她放下了橫排着的土罐，同時拿出六個雞蛋帶笑的說。

「請你們打個尖——討担鹽水醃幾窩菜喫。」

婦女的臉色青紫帶黃，鼻涕流到口唇上。一見她這倉皇不安的神色，小阿牛擡着手，他說：

「要搵就趕快。」

趕車走到棚外去望風，沒動靜，三個人全放了心，有趣地望著地裡一隻罐裝滿再裝第二隻。

「把你的蛋拿去，我們粗口喫不來細貨。」

婦人有些不安，但她已經伸手來接蛋。

「哼——」一個震雷的聲音從天空落下來。他剛才躲在哪裏的？每個人感到昏眩，一動不動地都成了塑像。

何先生背了手，綢面的薄棉袍在他身上起着細柔的波紋。看着婦人他說：

「不覺得辛苦麼？夜半三更來挑鹽水！」

婦人避開輕薄的注視，血在身上洶湧，但她不敢發怒。

小阿件老早明瞭他將有一個急樣的將來，他屏着氣息等待，態度反而寧靜得很。何先生只瞟了他一下，又看着婦人。

「這不放下挑子麼？」

輕輕一舉足尖，瓦罐落在地上，鹽水洩了滿地。

「啊呀你怎麼倒了我的鹽水——」婦人慌張地用全身去掩護她的身

一個罐子。

「是你的鹽水？」

又一足頭把罐子從她懷裏掉下來，罐子發着撕破的響聲，打破了鹽水流出來，她怯懦地吼着去牽何先生的衣服。

「你好凶呀，你有倒地上的也不肯給我們吃……賠我的罐子，賠我罐子……我是三十個紅茗掉來的東西呀……媽天！」

到底她懼怕抽在皮肉上的皮鞭，和穿着黃短衫的局卡上的人們，她聽見有人說過鹽是「國稅」，一點一滴合「歸公」，凡事一沾到「國」總不大好惹。

「是哪一個私下去賣鹽水。」

「我」等則要銜出口，小阿牛覺得不安，立地又噤了回去，明明是送，怎麼他會說是賣？根本沒有看一個小錢。

見沒有人答應就指着趕車問。

「是你？」

搖搖頭。

「是你？」

搖搖頭。

最後指着小阿牛，

「那麼自然是你了！」

小阿牛不作聲，於是何先生又說：

「好，明天到櫃上來看我。」

兩個伙伴驚奇的盯住他，小阿牛只不理睬。

「你莫非是痰迷了竅？什麼東西塞住你的嘴，你就開不得腔？」

何先生走了，他們圍住小阿牛斥責他說。

「我開口說什麼呢？」

「說不是你賣的，就是承認送她也比你不開腔好辦。」

「橫順是一樣……你們不曉得……」

一打早，老王就來了。小阿牛還躺在舖上呼呼的睡得正好。天啊，這是什麼時候，這呆子真的就沒有長一顆心？小阿牛的兩道濃眉奇坦的橫在緊閉着的眼臉上，當中是挺正直的鼻樑。從相貌看不出他一絲破敗來，然而他那性情，好爸爸偏沒生好兒子——自己也正是一個鑿工匠。

一種立在同樣的生活立場上的同情刺激了他，他打了一個寒噤，他要把這不解事的孩子的命運担當起來。人已將老了，然而這力量他還有，他輕輕地在小阿牛身上拍了幾下。

「起來呀，牛牛。」

用勸慰，用溫清，他叫小阿牛必需向何先生求情，依他的推斷，他沒有一點要為難他的心。說說好話，又不費本錢，算得什麼回事！

但小阿牛竭力地把頭搖着

「我不去，我不去，他就不辭我，我也懶得幹。」

「爲了什麼哩？」

「爲——哦算了，你走你的，……橫順我心裏明白。」

「你的心是糊塗的呀，娃兒！」

四

「唉，老哥，認真就要硬幹麼？」

「我那裏曉得，上頭叫我怎末做就怎末做。」

管山說着就用兩手拉拉手裏的一根粗繩，繩子很牢實，雖然在他手上用過多次，拴了不少的人，絲毫沒有損害，只多少有點污印，那不知是那個血肉弄糊了污。他昂着頭走進井棚，一把六七寸長兩面開鋒的手插子在他腰際搖擺，他的眼睛如鷹

地向四下瞭望。他明知對於這回事用不着過分的提防，但他歷來習慣了。

老王失望的仰頭望着天空，天也頓時暗淡了，灰濛濛的正奔馳着雨雲。他竭力地閉住嘴，唾沫一口趕一口地往肚裏吞。眼淚算是被他抑住了。

二十年在丁廠，這類事吞過多少次，他也和別人一樣，聽見哭聲打開笑臉。這一回他總覺得有塊鐵哽在他的心上，他消化不下牠。

他又折身走回去。

車棚裏，火生和三子站在管山旁邊，陰沉着臉，管山笑吟吟地說：

「你來不，這呆子！虧他認得着！」

小柯牛縮在地舖上，呼呼的睡得正好，牛在旁邊不斷地噓氣，時時用濕漉漉的舌頭去拖他身下的稻草。

「你把他叫醒來吧，哥老官，下半年么店裏等你喝燒酒。」

老王造竄似的邊說就邊走。

他沒聽見身後有叫聲，他覺得走開得不妥當，小阿牛也有一把氣力，要和管山作對，事情不就更糟了。

他在小阿牛足上重重的踢了一足頭。

「死豬，睇覺呵，你……」

「啊啲，」小阿牛睜開眼睛，第一就看見管山赤裸着半身，他忙迫地站起來，身子凍得不住的發抖。

「穿起你的衣裳呀，呆子坯！」

一口濃唾沫向他吐過去，見他找不着衣服，老王又挖揀在足下的「大團東西」替他踢過去。

「穿呀，二十年的糧食，白白叫你吃了。你幹的好事，你哪裏是個人！」

「你不要臊他，」管山的攔住老王，向小阿牛說。「儘面些吧，自己伸手過來。」

小阿牛是出乎意外地純善，伸出手，面上沒有一點表情。

「走回灶房。」管山的說。

「回灶房，」小阿牛肘開管山的說：「要打要罰隨你的便，我只不回去。」

「由得你，未必不到時候就要我來動手麼？」

兒子打母親的消息立刻傳遍了丁廠，井上匠工有放下手鐲的，就伸了頭在井棚外面望。齊齊查查大聲談論着，批評着。山下，農人放了鋤耙，好奇地立在那裏，覺得太遠了，他們又蜂羣似地擁上來。

「何管事已經立在台階上，叫擋住衆人，他伸着鞭子嚴正地對這些人說：

「你們也應該來看看這個忤逆的兒子，莫拿他做榜樣，人不知孝順父母總不會有好下場的。」

管山的走到他面前。

「人帶來了，管事。」

「帶他上來。」

人是立在他的面前，但他不願意和他對面說話的樣子，他對管山說：

「問他該不該打他的娘？」

「管事問你，叫你說呀？」

「叫他說！」何先生燥急地追問。

「叫你說呀，什麼東西塞住你的嘴巴？」

他不做一聲，老王恭敬地走上去，搓揉着手，結巴地說。

「自己做錯事，還有味說場，求何管事看在本灶上工匠的情分上，從輕發——發落。」

「不關你事，給我走開去！」

小阿牛始終沒有一句話。頭也是始終埋着。

忽然一陣騷動，人羣中走出來小阿牛的娘。頭上的藍包頭比往常要墊得低，衣襟上還有黃泥，大家心想或許是帶了傷，她遠遠喊着兒子的名字，幾十隻眼睛全落

在她的一舉一動上，給她一個無聲的回答。

「怎末認真把他拴起了呀，天！」她奔過去想解阿牛的繩子。

從天上給老王一個幫手，一個救星。

「好了，好了，」他喘息地說；娘母家，有什麼大不了，兒子不好，自己領回家去管教，打罵全有道理——」

「難爲你哪，何管事，你替我管兒子，難爲你們，我來帶他回去教管，沒爸爸，慣放了……」

管山氣虎虎地把她推到一邊，用眼觀望何管事，何管事大喊叫着說：

「誰有工夫來替你管什麼兒子！他是我灶上的工匠，打母親算是犯國法，輕則得照廠規辦理，重則送縣，現在的事和你不相干，你有趣就，各人給我走出去。」

從何先生的臉色看，知道事情不大好，然而又不是外人，懇求總是不礙事的吧，她轉成哀求的口吻，然而沒有用。

女人也沒嫌，接連幾次被管山拖開，使她動了氣，把兩手又在腰上，蹬着雙小足，對那羣人理直氣壯地說：

「請你們說句公道看看，我自己親生的兒子，我倒管不着，倒要別人來管閑事，挨打是我，痛也是我，我是他的娘，他是我生的蛋，我甘願給他打，你們又怎末樣？」清官不理家務事，「我偏不叫你來管，開口廠規，閉口廠規，我管不着你們這些混帳事，除非我牛牛犯了偷，犯了盜……不給他，我同你拚老命！來，來……」

不等她向何先生找，就被一隻手緊緊抓住，小阿牛這時想說話，一個聲音又打斷了。

「帶起走，五十鞭，重重的給我打……潑婦，蠢子。」

一部分人衆簇擁着小阿牛向樹林走，一部分圍了他的鬚鬚的娘。

老王帶着迷茫的眼，「這是怎末一回呢？」

「我害了他，」婦人邊哭着邊說：「你們哪裏曉得老牛皮裏包的是什麼心？」

句話挨嫌落害我明白呢……我的牛，牛，我的兒子，你冤枉呀，天，五十鞭，——五十鞭——這一下還有什麼人呀！」

她陡的從地上立起來，向外面追了去，老王一把拖住她的臂膊。

「你去有什麼用場，反倒多害他喫幾鞭……就是一碗毒藥我也勸你吞下去，……日子長得很哩！」

他的眼睛有點模糊，喉嚨彷彿給什麼哽住了，連頭也不同，大踏步朝墜灶那面走去。

她呆呆地站在那像也不知道該怎末辦才好，像是聽到阿牛的呼號。一聲聲像一把尖刀似的在她的心上劃着。她的足幹支持不住她的身子，頹然地又軟灘到地上。

地上的一角

是十二月的天氣。刀樣的風一般，刮的任人牙子上鑽，把人都凍得要僵了。

老瓜身上還只穿一件薄棉背心，棉襖在兩月前押了賭博帳。說了不少的好話，好容易把阿先生說得透了，答應再支一個月工錢。可是錢一到手，老瓜就又變了心。雖是坐在桌上，手裏端的是一大碗空氣騰騰的飯，片子却不住的發抖，比廚房裏的燒了個人都要顯得窮像。看來，取衣服是必需的；但是很久沒有擲骰子了，莫非輸了就不想「撈槍」？還有王家么？店子也多少日子沒有一打照面，「別叫秋姑兒瞧

不起！想吞，想着，三碗飯就吞下了肚。手腳似乎活動了些，主意也同時打停當了。

這是洪興吐起煤炭的日子，灶上告炭缺，管事阿先生派人到下河去催炭，於是炭幫上連夜開夜梢趕來三隻大船的清炭，一共有三四百包；從天亮起，到吃中飯還沒有起完。

從大門外陸續進來的「足子」灣腰駝背的往倉裏走，身上頸頸上背上鋪滿了箕裏落下來得細米，因為出汗多，不時要用手去揩，於是一個個全都繃着一張黑臉，不變的，却只有兩隻眼睛。

「足子」把炭倒進倉，捏着幾個銅板，默默地又往外逃走。經過大廚時，一股鹹澆菜夾雜着白米乾飯的香味直朝鼻孔撲來。他們由不得稍為緩慢了幾步。

「人家吃午飯哩！」這確一想抵抗了半天的空肚子這時愈見飢餓，足腿軟軟的，不大得勁的樣子，眼睛不住要往桌上瞟。

正在吃飯的人本來覺不出菜飯的好味道，一見這精神，似乎廚房裏馬上給

什麼東西帶來了活氣，天天嚼厭了的鹹泡菜這時變得好吃多了，糙米飯也加了個特別的滋味。大家狠命地嚼著嘴，老瓜尤其吃得香。

「別人吃乾飯，我家害餓癆！」老瓜眼睜着那走出去的背影，越長了聲音手敲着桌邊哼了這麼一句。

「老瓜」

老瓜本來想吃完飯找火生，却不想火生倒先叫他，心裏一樂，他把面前的碗筷一掀，立起身來走到火生那桌。

「叫我做什麼……是狠人就再來，還是老地方！」老瓜拍了拍裝得有塊半硬洋的衣袋說。

「噫！你倒先找上門來哪！你想多孝順我幾個錢過肥年麼——不怕死的儘管來，苦竹林大石頭上等你！」

「不！王家么店子！」

「也行」

「哈哈！已經冷得像倒帶水的抱雞母了，還要賭錢！生成的「孤碌」命……」
「悄悄的……你講箇什麼？」老瓜指了一下坐在櫃房打算盤的何先生，「叫
他聽見了又會噴嘴半天！」

說笑的許多人便也不再做聲，各自分頭上山坡去了。

老瓜開心得很，今天下午只打三十河水便沒有別的事，收早工！想起鄒骰子更
是心上開了大朵花。

老瓜把身子朝一個喂牛膝下來的亂草堆上倒，一羣正在找野食的麻雀給他
駭得「哄」的四散飛了。

「瘋！差一點兒駭死了我，你這些小怪物！」老瓜手指着又停止在別一個草
堆上的麻雀罵道。

冬天午後的陽光也還有一絲兒熱氣，老瓜安適地躺在草堆上，望着從各家院

灶房吃了飯上坡的人，心裏有說不出的快活，照例追他又哼着唱慣了的山歌：

「一撇皂角千條刺，

一條刺兒一條尖，

尖尖鑽在心口上，

惹起當年事千萬，

菜子花開香又香，

灤山遍野遍地黃。」

「唱大聲些啲，老瓜哥！」

老瓜一見是二爺，滿面堆着笑容和二爺打招呼：

「哪裏去呀，二爺？」

「灶房裏找阿先生。」

「阿先生不在哪。」

「我也要去哩！」等等，水還沒有打起來。」

二爺含笑獨自走了。

不到多久，老瓜在王家么店上碰見二爺，可是火生沒有到。老瓜見二爺在和六老師還有幾個種田人熱鬧的扯着閒話，便不去打擾他們，找了一個角兒坐下，一心只等火生來到。

老瓜漸漸等得不耐煩了，依然不見火生的蹤影，心裏火辣辣的，手癢得有點兒發慌。看見六老師坐在對面滿不在乎地喝一杯香梁酒，又一杯香梁，接連兩三次，起碼是四兩酒沒有事了。

老瓜又替六老師可惜，却又羨慕他那大方的神氣。老瓜覺得每次秋姑兒拆開沙包的時候，總要拿眼睛瞟他，秋姑兒已經是四十歲的女人了，莫非對着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小伙子起了什麼心？那明明是在暗笑他「今天白坐板凳，不照顧二兩酒麼？人家又叫酒哪！」

老瓜本來不願意單爲喝酒打開銀元，但是心裏一橫就隨口叫道：

「秋姑兒，給我也來二兩酒！」

聲音叫得非常有力，對面那些人通通抬起頭來看他。二爺這時才發現老瓜一個人坐在角兒上，他把板凳讓一節出來。

「一塊兒坐呀！老瓜哥！」

老瓜挨了過去。六老師正看也不看他，眼睛一雲一雲地，嘖嘖暗着，老瓜聽不出他在說什麼，看他臉是紅紅的，顯然有幾分生氣也有幾分醉了。

「哼！我講事大事小莫非前定，那怕你人再能幹，總打不出天老爺的手板心！哼！不相信風水，說這個話的人簡直是條豬……像他們灶戶，要不是了廠的地好會賺錢，我看了許久，他們的陰宅陽宅都不錯，還怪他們家空發，他的發就只有你們佔了，難道這個個都發財不多心，我說一句話：你們都是白辛苦……唉！天機呀，這是天機！你們不懂得什麼……」

六老師用右手理着幾根稀統的八字鬚，一擺一搖地坐在長凳上，還想往下說，忽然袖的兩隻眼睛直瞪着了廠那一面，神氣很正經。

於是，正聽得出神的人，也把腦袋伸長了望去，但他們實在看不出什麼新奇的東西，照常是兩隻牛在車室裏趕着車盤轉，井口上是高低不一的引竿，小麻雀在扯引竿的繯藤上飛來飛去，看來只像能活動的黑點，至於那給山峯包圍在凹裏的十多家灶戶，則連影兒也沒露，哦，還有，那便是那一條通二里以外的大河的小路了。

六老師看什麼東西，他們始終沒有弄明白，還是二爺開口問他道。

「你看見什麼，六老師？」

「山嶺上好樣有點煞氣，不曉得又是那家人犯剋！」

六老師莊嚴地說，眼睛閃着，動也不動，現着很担心的樣子。二爺心裏一跳，連忙問。

「請你老人看看我家會不會？」

「你倒還好！路隔了兩里多，剋不到你身上。你老伴兒的陰地包管莫錯，我六老師當了五十年膠驢，未必還有差？老實說，你的禍宅倒不大好，伴一伴替你打主意，把大門換個方向！」

二爺感激得了不得，趕忙替六老師會了鈔。

老瓜不大留心六老師的話，他根本只是個光身子，怕什麼！

火生仍舊沒有來，老瓜就同着二爺走了。他安排着去找火生出氣。

「小伙子家總是火氣大，今天賭不成又有明天，還算得什麼！」

二爺說着拍了一下老瓜的肩頭，含笑走了出去。

北風一直把他送過梁子。夜來了。

二

二爺在鎮上擺下口菜賣鹽已有兩年光景了。他在十天中，只有兩天在家裏幫

着兒子長發做些田裏的事，剩下八天都是輪流地在幾個場鎮上奔跑。

這是一個逢三的日子，是逢「邱家沱」的場期。

四下裏還是靜悄悄的。曉色並不因為鷄聲的催促，就衝破黑暗出現在正期待着光明的那些人們的眼前。

但是照例地，在這一天，三爺起得更要早一些。他睜開眼睛望了望對面的牛肋巴窗子，那裏依舊是黑黑的，並不會從那堵土牆上現出了一絲兒區別來。可是，他計算着到場上九里多路的路程是得要多少時光，就他作了五十幾年老農夫的經驗，他可以肯定地斷定這是什麼時候了。他毫不遲疑地從被窩裏翻身坐了起來，在床那頭，他摸着他那一件家機布的厚棉襖。一面用那兩隻在一層薄皮下伏滿着蚯蚓似的筋絡的，路路顫抖的手翻着腰帶，一面拖着兩片鞋滴搭滴搭地走出了原是倉房現在却作了他的睡處的房子。當他走進他的兒媳的屋子旁邊時，他重重地咳了一聲嗽。他担心着二姐在夜裏紡紗睡夢了，說不定會遲了燒早飯，這樣，可以叫媽省

「唔得！時候不早了，爺爺都起來哩！」

他默默地走上打麥場。那是一個長方形鋪上三合土在他一家裏算是重要的方。邊緣上栽着十來棵枝葉蓬勃的梧桐。正是松紅的時節。

空氣是寒冷的，也是新鮮的。一股夾雜着草木香味，糞氣，霉濕氣和土氣的寒氣朝蒼顏面上撲來，他微微打了一個寒噤，但馬上，剛才從睡眠中帶來的點點的倦意已經不知消退到那裏去了！他搓了搓手，在臉上又摸擦了幾下，人就好像精神了許多，連那路向前弓着的背也伸直了一些。

他忘記了已經在他心上長了鏽，而那鏽很快地就要腐爛。他整個心的釘在心土的拔不去的憂慮的釘子。他感覺到從來莫有過的舒適。他空空洞洞地直望着前面。

東方上漸漸打開了亮口。他望着，望着，霎一個眼似乎光亮就添一分，黑暗也退一分，於是遠近景物又漸漸地現出牠們本來的面目來。山足下，埋在大竹林裏的

黃土牆瓦房，從頂上冒出軟綿綿的，青白色的炊烟，接連地旁邊幾個人家也都有了烟子。天是大亮了，可是，陰沈沈的，似是一個要落雨的天。一片欲上不上，欲下不下，飄浮不定的白霧，和着那些比較沈重的烟子打滾在一起，愈結愈多，也愈濃厚，於是這一個小村子不到多時，就顯得模糊愉快起來。

他掉過頭，對着他的屋頂瞟了一眼，他放下了心，他只有等待那叫吃飯的呼聲了。

忽然，從橘樹的肥綠的葉層裏洒下幾顆露水，冰涼的正打在他的頸子上，他輕輕地拭了去，由不得舉起採花的，慵懶的睇光看着上面雍雍的大顆大顆的鮮紅的甜橘，心裏充滿了就像在幾年前眼不見黃澄澄的穀子堆在倉裏那樣的喜悅。可是一想到每年下鄉來收買果子的那個油黑臉，在遞給他二雙「袁頭」（銀元）時所說的幾句話，心裏就又冷了半節，「哪這算是定錢，過兩天就來下貨」而且就從這天起，爲了要看守他的貨，他借住在堆柴草的房子裏，想來這時還在打着呼聲

他也和別的農人一樣，把每一塊泥土看做黃金般貴重，賠上許多辛苦，然後才從土裏生出來的東西就是性命。自己種來自己吃喝是應該的事，若是連自己都莫吃，把來賣給別人家，那是丟臉！那是對不住兒孫。

他在這幾年裏丟的臉的難不少哩。才真對不起兒孫，別的不用說了，單是這幾個菜子，小小的東西，他都不能夠替他們保守着！他沒精打采地又呆呆地望着那些榆樹，恍惚間牠們都變成了嫩弱的小苗，稻草紮着泥碗，倒放在打麥場的邊上，一個中年人正用一個鴉嘴鋤狠命地在打窩，丁丁這時和三兒一樣不滿六歲，梳着一條偏毛搭兒，兩個小腿又在地上，手扶着樹苗，幫他爸爸栽樹哩！爸爸用鋤背掘上來的泥土又往窩子裏蓋，口裏不住地說：「好生呀！要掘得端……要掘得端哪，丁丁」等到水澆好了，丁丁便挨一挨二的數過去：一、二、三、多哩，一共十四顆！

苗子剛才下土，丁丁馬上就想橘子吃，爸爸拖着鋤頭要到田裏去，他却牽着他

的衣裳問：「幾時才有橘子吃呀？爸爸？」爸爸伸起一隻手掌：「五六年！」

果然，在第五年的冬天上，橘樹開始「試花」，結了幾個，第二年就收成了幾大筐！橘子摘來堆在房角上，誰都有得吃。每隔二三十里的親戚家孩子，因為這裏的橘熟，特地老遠跑了來，爭着檢大的紅的吃夠了，走的時候還牽起圍裙兜滿一衣兜，然後才又打打鬧鬧，歡天喜地的走回去。

這時丁丁在旁邊，眼見他們會不久就把橘子搶得精光，心裏老實要哭了。可是爸爸沒有理他，還滿臉是笑的勸人家多帶幾顆呢！

「媽呀！」丁丁牽着媽媽的衣角，躲在後面。

媽媽摸摸丁丁的頭說：

「真慘……看惹爸爸生氣。」

爸爸懂得丁丁心疼橘子，便對丁丁說：

「東西是要打聽嗅才香呢，小家小樣像什麼！來！儘管拿些去呀！」

這一夜丁丁放了一床的褥子，丁丁本來同媽媽睡覺，夜裏媽媽翻身，壓破了好幾件，汗水打濕了媽的衣褲。

爸爸不止是幾顆稻子肯分給大家吃，就是穀米一類的東西，只要有人求過，也都肯三升五升的從手裏拿出來。雖是地下落了一顆飯，還拾起來放進口裏。這些事看在丁丁眼裏，後來等到丁丁當家爲人，一直到人家叫他二爺的時候，還是學着爸爸的榜樣，爸爸自然討了不少的好，可也從來沒有人說過丁丁的壞話！

六十年是不知不覺的過去了。在二爺滿六十花甲的第二年，日子就一天比一天難熬了，算來是兒子長發不及丁丁享福，恐怕三兒又趕不上他的爸爸呢！

可不是，三兒今年還六歲不滿，就連襁褓也都沒有得吃了！看他天天眼巴巴的望着這許多個把餃子都快咬掉了的果子流口水，真叫人心痛。有時實在看不過眼了，二姐總是「拍拍」地兩個耳光把三兒打進去。真冤呀！哪個小娃家不貪嘴，自己在年青的時候，炒香豆包、綬花根本就沒有離過口，三兒吃了些什麼來……

二爺想起那個黑臉大漢睡着時，偷偷弄幾個橘子給三兒，但一想起三兒挨打時那個黑臉大漢笑嘻嘻的走過來，遞兩個橘子給他，三兒接過手，說一聲他剛才教的「多謝哪？」就手都抖起來了。

「哼，自己的東西叫你來做人情！哼！不吃又怎麼！」

二爺放下手，恨透了，他想不到賣了的十二畝水田，押了債的青杠坡，他又看得見擺在眼前的橘子，他覺得別人搶走了他的東西，搶人的不是別一個。就是睡在他家裏的那黑臉大漢。他真想咬他幾口！

「飯好哪，爺爺！」

應着聲音，二爺沒精打采的走進去。路上柴房時，他瞟了那個果販子一眼，樣子真討厭，出氣活像一條睡着了的肥豬。

但他終歸沒有說一句話，柴房當中一個龐大的物件使他由不得站住足。那是一具高高支在兩個三脚架上，用破篋衣謹慎地蓋覆着的，漆了七個「生」的十年

前做的他的湯水，他將起一角來，裏面現出蔥油油的一片光彩，他的手在那上面拂拭了一回，然後才走進房去。

紅山芋和着粗麥粉煮成的早飯已經滾熟的放在桌上。二姐拿着碗正從廚房出來。三兒跟在他媽的後面，手裏捏着一大把竹筷。

「爺爺！媽說張爺爺的牛死了，要給我買一斤肉吃呢！」三兒用筷指着三爺的鼻尖，偏着頭，很歡喜的樣子。

「三兒，亂說哩，張爺爺的牛不會死的！」

「難說哪，爺爺！前幾天禿子說他的牛不大吃草，來向我討了幾斤生糞，給他洗了一個嘴，看看鬆了些，那驢得昨天就不會嚼了。禿子到場上去趕牛太髒，人還沒有到，牛就暈槽了。我的天……你看牠一身熱得冒火，禿子在塘裏打滾了幾條城布口袋給牠鋪在身上，一忽又熱了，連換幾次都是滾燙的。太髒來放了兩針血，血呀，就

像熟登（透）了的桑果兒，又紫又黑，他沒說會好嗎？或是不好，開了一張藥方就走了。張爺爺知道事情是不大對，打算今天趁活的宰了，容易賣些……爺爺你說呵，畜生病了也跟人一樣，看牠上氣不接下氣的喘，兩個眼睛鼓得爆綻的死死釘住人，那曉得人也救不了牠！」

「唔！」

二爺沈着臉望着長發。長發沒有說什麼，吃完飯坐在矮凳上修理糞了把子的鋤頭。他是一向不大說話，只是埋着頭做死活路的人，這一點很像他死了的媽媽。

「長發！張爺這幾天沒向你說什麼話？」

「向我說了好多回哪，他那三十塊錢一定在年底前收。他的牛死了不是更要錢！真是逼死人！還有，還有欠猴子的空倉債也是難拖的！」

「我可打不出眼子來囉！」

「而今只有這一法子：去問洪興社的阿管商量，求他賒幾個月的帳，抽出點

來支頓自己的債，欠灶房的又來前搭後的還。稀願給他撥滿那缸水算事。」

「哪個生意人不比猴兒奸，作這些過場別人已經做過了。他們還肯再上當聽說從這一場起頭，出錢的規矩要變過，雇金也要提高兩塊錢，事情還不曉是怎麼樣的呢！」

「添厘金干你呀事？水漲船高，發願不是叫你出錢，你去試了再說，如今的人哪一個不是吃一節剝一節！」

長發一向不聲不響，可是，說出來的話多少總是有斤兩，不要看他止得二十三歲的小伙子，多少成人還趕他不上呢！再說實在也想不到別的法來。

二爺不作聲，心裏却已經打定主意，試硬一硬看。

三

天上落着細雨。二爺搖着一擔糞筐，很吃力的翻過梁子，走上了下坡路。雪裏隔

聚集着十多家灶戶的丁廠，迤有一里來路程。太子樓上的濃黑的煤烟都已遠遠可以看見。雨越下越大了。他足上的草鞋又脫了，並且粘上兩餅厚重的黃泥，踩在給雨洗光滑了的石子路上，險點兒把他滑倒。幸而他站得很穩，他躲入一顆傘似的黃角樹下，蹲下身子，剔去泥土，重新拴上耳子，然後才轉上一條鋤炭渣的小路。這條小路是專爲來往的足子走的。在晴天走起來總是騰騰的響，還撲起許多嗆人的灰塵。在雨天却給走路的人以平穩的安慰。

二爺對於丁廠向來是不懷着好感的。他忘不掉教過幾年書，而且是陰陽的六老師在王家么店上吃着豆腐乾下燒酒那時說的：

「無怪乎當灶戶的發財，好風水全拿給他們佔去了……像你們這些人總有一天要着灶戶老爺禱乾的哩！哼！你們要想上紅運，除非是龍脈轉過來的那時節，那麼在那一天……天機不可洩漏，不可以說的，不可以說的！我教你們，你們看見沒有？看凡是接近了廠的田土，那一畝地不現出枯色，那一根樹不蒙上一層黑黑的霜，對

呀！那就是了！我眼睛裏還看見有很多的東西呢，但不能對你們說。總之他們越發，你們就越敗！記着我六老師的話！」

二爺有時也看見他家還不上三年，由自耕自種的人家變成別人的佃戶；現在租下的八畝地，押租總共不過二百元，合共算來，他的家產上有一院破老的五間草屋，十六顆橋樹，和二百元的押租。但他欠猴子的空倉就有五十元，禿子的三十元，但是了廠的灶戶呢？在這兩年裏那一家灶戶不是成千成萬的賺了？單是他買鹽的洪興灶就是眼睜睜的看見那裏由三口鍋漲到五口，十七個火變成六個口子的雙灶。兩口新打的井跌下了六次竹，用去的錢怕不可以打個銀娃娃？不賺錢做得起新井麼？

他相信六老師的話是真的。但他却希望那不要應在他家。原因是住在梁子那一邊的山脚下，少說點隔了廠還有四里路哩！他明明死了他的「賢德」的妻子，這怕與了廠的氣運沒有什麼相干！

「管他呢！什麼都有個定數，未必人還鬥得過天！且等把板還清了再慢慢兒來
擀——皇天不負苦心人！」

他這樣一想，心裏就像落下一個石頭，臉上也現出不常見到的笑容，安舒的走上洪興灶的石梯子。

四

「不行不行！取消了敷水我們還賺什麼？這樣受氣的事，碾版子吃不消！」

「滾他三十三，吃這碗飯比當龜兒子還『老火』！老子們是將本求利呀——
來一回又一回！娘嘍！」

「算了吧，依還回家拿鋤頭！咱們」也還有幾担紅苕啃哩，不賣鹽總不會餓
死。」

「真的，要他娘一回，他婆取消敷水大家不買鹽，看這些忘八蛋還國稅不國稅！」

公事不公事——餓死這些狗！」

「什麼公事？這不是這一羣小狗兒想開活，你試塞他幾塊大袁頭，請他在段章櫃烟館上發他幾盒清膏，那嗎咳八妹來開兩口，看他又是睜鬼臉——哼！好東西！瞞得過我！」

「老子有錢給他，何不來當鹽販子，來受他的氣哪！」

「毛錢也不賞他一個——老實講！看他拖我去見官——這些人！一不偷，二不盜，三不犯王法！怕嘍！」

洪興灶的板房裏這時正黑壓壓的擠滿了一屋子人。麻雀鬧林似的嘈雜着，誰也分別不出誰是誰說的。管事何先生背靠着放銀單的小長桌，仰起長指甲的尖手，捧着一把江西磁茶壺取暖。他冷冷的望着這一大家夥人，但他的眼睛不時往對面的鹽倉裏叮叮的砍鹽聲正不斷的從那裏發出來。口不說心是急的。小徒弟國權很懂規矩的站在何先生旁邊。照平時一樣地等着收錢。

當他掉頭來時，恰巧二爺正踏進櫃房的門口。

「今天來採購，二爺？」

何先生向來對這一直買他的襪的買主格外的殷勤。

一時的寂靜，鬧聲給二爺打斷了，但馬上又繼續起來。

「是呀天落雨，何先生。」

二爺說着，身子往人堆裏擠，他站在屋角裏，呆呆的望着這些紅臉了的臉孔，心不住的跳動。他覺得今天的事有點兒糟！尤其是對他一個人——他有事要同何先生商量呢！

「何先生，包子裝好哪，一共十七個巴，九個花。等你看夠不夠？」

熬製匠老用手裏捏住一把砍刀，站在鹽倉門口問何先生。他的身上漲滿了鹽，臉上和腿上的煤煙還沒有洗去。

「叫你不要着急，今天他們買不買還說不定哩，你通通把鹽裝好，等到不買了

的時候，不是又要費事場上來通知，明天要來出引鹽！」

何先生一半是責備老周，一半也是暗示買鹽的人。但是老周以為他傷了他，便很生氣的對着小伙子寶興：

「你幾公子真難「打振」（打發）——我有事哩，老是等你們麼？又不是小且出台口膩呀膩呀的！」

「滾開！——沒有你說話的地方，你爺爺要掙錢吃飯，要供你們娘兒母子——像你，只曉得一個月拿塊半袁頭，娘嘍！看你大冬天還只穿一件破背心，真造孽！」

鹽販知道老周向來和寶興開慣了玩笑，便不去理他，依然咳嗽着。

「算了！你們這樣一家一句的吵，鬧到天黑也弄不清楚，對我說也沒有辦法。取清敷水並非是灶戶的意思，灶戶未必就不想你們多賺一點錢。況且灶戶也不過牽到公事，轉告你們各位鹽商一聲。你們既不高興，只有到公項去同公事人商量去。——我再說一句話，你們就明白了：只要來了公事沒取清前文，那嗎，照往常的斤兩

來給你們，唉，對嗎？這總不是我們挖苦你們吧！」

一時啞聲。數十隻眼睛互相睜了一回。

「何先生說了半天還是往公事身上推……哼……這頂大帽子！」

馬上何先生的臉變了紫色，聲音也沙啞了：

「那嗎隨你們！——老周，把鹽倉關上，今天不，不出鹽！」

「你用不到生氣，何先生！我們鹽販子也真是太苦了……一年到頭就靠兩回

旺日，今年唉時候，我們還在折本，再把秤少了，——明明是逼我們……」

「不關我的事，你們不要再說囉！」

忽然人堆裏有一個顫抖的聲音：

「我看這壓吧……」

「對呀，你說說看，二爺！」

「不要吵了，讓他說，實與你這小猴兒！」

「我看這麼吧！——大家到公壇去同王師爺要個人情，今天的舉，暫緩兩場再講。讓我試試看，要是鹽價提得起，先把厘金填出來，下一場再提秤上的虧空。只要買得出我們也沒得說話！」

「好話——鄉裏人連飯還沒得吃的，鹽太貴了有那個男子吃鹽，該買一斤的，人家就只買四兩。」

小徒弟一眼看見一個人跑得滿頭是汗，三步當一步的跑上石梯，就這樣叫喚：

「明哥來了！」

「怎麼哪！明哥！」

明哥喘着氣，不說一句話，他被包圍在人中間。

何先生也走攏來：

「明哥，你們的灶上呢？」

「弄糟囉——」

明哥是德安灶的長買主。

「我們通通把鹽送到公垣去了。秤手不開秤。硬要取下滾水來，王爺爺氣風暴，臉的大罵人。各家的鹽都到齊了，真有效。只等你們一家的，所以我跑來催！」

「那麼照原秤發鹽！」

「是呀！阿先生！各家都是你把鹽發給他們就完了！」

明哥說了就回頭走。這裏的人一齊擁進鹽倉。櫃房裏重新靜下來。銀平塔塔的不動。不到半點鐘，算盤聲，撥銀之聲，開關錢櫃聲又鬧成一片。

五

在公垣的門前擺滿了鹽包。鹽販各人站在各人號字的貨物面前，他們的心是緊張的，神氣是呆板的，屋簷下掛在柱頭上的「公事重地」「閒人莫入」的牌子，這時特別顯得威風。

吊樓旁邊接連築住兩三隻大木船。船工安上跳板，不時走上岸看看還沒有動的鹽包。心裏好生埋怨，恐怕錯過了這有一趟的止水生意。幾十個杠子不離手的擔，擔得像叫化的足子，無聊的而又有些等大戲開台那樣的心情，在等待着今天很難知道的事。他們在不用氣力的時候就覺得身上寒冷，兩隻手緊緊的抄着，夾七雜八的談着今年六月漲大水，公垣的吊足機險些不曾全給水淹沒了。他們也希望今天熱鬧一些，可不要弄出鹽不杠上船，短少六十文一包的收入。

洪興社的鹽終於給許多鹽販簇擁着來了！

那邊早的人馬上一個大浪似的撲了過來，新到的人也浪似的迎了上去，跟着混在一起，發出更大更嘈雜的聲音。

秤手指點兩個鹽丁攪來一桿大秤掛架上，他抱住還沒上的確秤，臉上浮着非善意的笑容，大聲的說道：

「開秤囉——哪個先來？」

「先把斤頭說好——多少斤？」

「取消數水我們就出鹽！」

「說呀說呀——多少斤？」

人叢中的又粗暴又急促的問話就像投下井眼去的紙箔灰，飄飄地在半空中就飛散了，得不到一絲兒回響！

秤手「砰」的一聲把秤扔在地上，轉身往裏逃走。

王師爺一跳，出現在門上，臉氣得鐵青，指着這些口裏不消不白的一羣人，咆哮着：

「還不開秤麼？對！對！你們這些鹽販子！好不懂法律的傢伙！——你們打算，——打算行凶麼？吃哪一行的飯就得服哪行餐！——是國稅！——怎麼！——想打氣抗稅麼？給我——給——我——拖出來！是哪幾人！——哪幾個老闆！——拖出來！——巡丁巡丁，來來！」

「做什麼？——拖？——我們沒有犯王法！」

「買賣人——好傢伙！」

「弄清楚一點！——你！你在罵哪個？——」

聽了這樣的話，王師爺猛虎似約撲到入堆面前，同時，三個巡丁也跟攆去。

「出來！——什麼人在講話？——什麼人？——什麼人？」

給他的聲勢駭住了，人略往後退。在互相擁擠的一瞬間，二爺站不住一個跟頭，

直向王師爺身上撲去。

「呵——你要動手打人！」

他給幾根鐵樣的手爪擒住，雨一般的耳光落在面頰上，屁股上也給踢了幾足

頭。

「愛嚇！——不要打！——是我！——他們把我推倒的！——先生！——先！——生，

愛嚇！——先！——

擊拍，擊拍又是一陣耳光，二爺的臉已經變成血紫，鼻孔腔冒着鮮血，一點一滴的往下淌。他的頭一直垂到心口上，不住的搖，四肢打着顫，身子想往地上倒，可是由不得自己，身子給兩個有力的人撐住了。

「帶他到署裏去——我馬上坐船來！李先生！你把所有的贖金給我扣留起來！有人再說話叫人給我抓下——帶起走！我馬上來！」

二爺給帶走了！

六

事後的三天，二爺取保釋放出來，四十元罰款，贖款充公。

冬夜的鄉村在晚飯後已經很靜了，靜得像一座古墳。各種各類的門掩盡人類的音聲。北風和禿落了葉的樹枝作生死對頭！鴉是囚徒，鴉們越掙扎，越夜在黑暗

裏攪戰，終夜發出沙沙的聲音。

二姐還坐在矮凳上紡紗。烏，烏——烏，烏——烏的絞聲漸漸有些模糊起來。兩夜的失眠加上白天的勤勞使她的眼臉都浮腫了。她拿起地上裝棉條的竹籃，搗開蓋布數一下，裏面還有三十多條棉花。

「我的媽！——怎麼好哩！」

躁急和失望使她暫時停住手。她低下頭在足腿底下抽出煙籠，用右手撥了下手，下火，略爲在圍裙上一拍，打算再向車把上伸去。

「二姐！」

隔房裏有人在叫她，她提起亮油壺走到廚下，從灶額上的吊壺裏斟了一碗熱水，輕輕推開板門走進去。

房內霉濕，尿桶和病人身上發出來的惡氣味。一開門就銜得人發嘔。

一盞亮油壺掛在裂縫的土牆的釘上。雀舌樣的光暗暗的剛剛照着對面的那

張板床。病人聽見二姐進來，勉強睜開兩眼。嘴裏喃喃的斷斷續續的，又似在夢中，又像在對什麼人說：

「黑良心！——四十元不要認罰啊，——聽我的話！老骨頭，坐監就坐監！——沒有錢呵！——前世的孽！——」

二姐打開一個草紙包封了些深黃的細粉在碗裏，頭上取下一個銅錢兒，撿了兩下給二爺吃了。

「長發還沒有回來麼？」他的神氣好像清楚了些。

「沒有哩！再等等看，——事情總是會有望的。」洪興灶的掌櫃先生都愛做好事，昨天叫人送藥來，還送五升米，說給爺爺吃的，——菩薩保佑爺爺快好就好了！」

二姐說着，臉上浮上一層悽悽的笑。

見着二爺沒有作聲，臉往床裏轉過去。手擰了一擺，二姐知道是要她走。便拿着藥碗悄悄的退了出來。

在籬下碰見長發。

「事情怎麼了？」

「……………」

「問你——說呀！」

「卵！」

長發想往屋裏走，可是給二姐一手擋住：

「爺爺才吃了藥，騎下，讓他息一會兒吧！」

賭氣似的，長發一屁股坐在門檻上，兩手托着腮幫。

二姐給長發的神氣駭住了。忽然一下，長發直跳起來，衝到她面前，粗暴的吼着：

「給老子滾開！老子心煩！」

「呵！天呀！——我什麼事惹了你！——你這凶神的樣子欺我麼……」二姐也

不示弱！

「老子要賣你……」

二姐瞪着眼睛看他一會，見他的臉是白的，眼睛是紅的，她心裏又怕又氣。接着就哭了起。

看見他的姿子不談話了，他漸漸的低下頭，開始覺着她的可憐。自從十五歲嫁給他，除了做那二十天新娘子時不會操作外，以後天天起早睡，一直過到現在。說好不算好，可是請個長工總趕她不上。裹着一雙小足，能夠挑大半桶菜水，也真難爲了她！——但不知怎麼的，他這幾天來確實有過買她的念頭，他覺得他給她拖累。沒有她，他可以不受什麼人的氣，首先就不要種什麼田。他可以「登起草鞋跑四方」。像他爸爸的下場，着實使他見了寒心——但是沒有了二姐日子也難過，他覺得真的沒有了妻子就會像剝了右手那麼個樣子，活是可以活，總是不方便，呵，她真是一個害人的鬼！

「你，你去死！」

「什麼？——你這人瘋了？你在哪裏吃了虧來和我生事？——瘋！」

二姐哭着往二爺房裏直奔。

「你們吵架！——長發，你媳婦也太苦哩！你不要糊塗！」

二姐本來還竭力壓住哭聲，聽着這幾句話，就大聲的嗚咽起來。這處的狗也在汪汪的應着，淒涼填滿了這個冬夜。

「看你的樣子，事情是沒弄好！」二爺坐了起來。

「不待哪！」

「我想想好久，這樣吧，把我的壽木拿去賣，四五十元錢是值的。不要緊，叫化子死了，一床破席還是要入土呢？——拿去賣。」

長發臉色鐵青。似乎沒有聽見二爺的話，專心想着另一件事。

二爺支持不住，往床上一倒，仍然咕嚕着，漸漸地睡着了。忽然，長發轉身就走，二姐趕出來，已經不見了人影，在她的眼前的只是一片渺茫無邊的夜。北風，仍然沙沙

地在響。

七

半夜長發才回家，一聲不響，氣像消完了，可是從這一夜起長發一連幾夜總不在家，天剛亮時，他才從外面回到自己的屋裏睡覺，二姐暗暗地捏把汗，可是不敢問，也不敢對二爺說。

一、天午後，二爺坐在打麥場上晒太陽，前面的橘樹上已經沒有剩下一個橘子了，但他想不到牠們身上去，一心只念着柴房裏面放下十幾年的他的壽木，「就把這東西出脫了也還不濟事！今天已經十二月二十二了，張爺的錢，猴兒的空倉債，還有從天上掉下來的罰款，都得在三十以前了清，罰款是何先生擔保下的，好厚起面皮給人家拖去嗎？」他的兩眼矇眊着淚水，但在媳婦跟前不哭出來。二姐嚶好豬走來對二爺說道：

「爺爺，你痛嗎？我再給你硬把草！」

二姐在二爺坐位下放了一把草，又說：

「爺爺，這幾天沒鹽吃，連裝鹽缸子都洗了，我打算到梁子那邊去討口鹽水，割下的青菜也要酸，再遲就會爛了，叫三兒來陪你，我去就來。」

二姐翻過梁子，往人少的井口上走，只要碰見一個面生的人，她就紅臉，心也不住要跳，她生怕碰見穿黃短衣的公事人。好容易鑽進了一個井口，那正是老瓜打水的地方。

「討口鹽水吃，老瓜！」

二姐說着，掣出兩只雞蛋來，老瓜搖搖頭！

「不要你的瓜來不要你的果，瓜果吃了肚子病……哈哈！」

老瓜邊唱邊笑，二姐也不管，一口氣把罐子伸到盆子裏，舀滿了兩罐，轉身就走。

「掣去，你的雞蛋！」

「站住！」

一個穿黃衣的人不曉得在什麼時候走到這裏來了，二姐駭得足稜。牙齒互相打擊着。

「你偷鹽水，規規矩矩給我倒下！」

「可憐哪，先……先生不是偷呵！我的公公就是蕭二爺，賈鹽……家裏沒鹽吃，買不起……」

「少講些閒話，要我拖你進公垣麼？」

「我倒我倒！」

二姐的眼淚和着罐裏鹽水一齊倒進了地盤。

天上沒有月，也沒有星，但恍惚還看得見河影。四下全無聲息，只有山凹裏狗汪

汪地叫了一陣又停止了，牠們似乎和人一樣逃避着外面的嚴寒，各自躲在一個溫暖的地方。

但在苦竹林旁邊的路上，有一大羣匆忙的人前進着，每過一個人家，許多足放得又輕又慢，一過了便又大踏步幾乎是在小跑。他們流着汗，不時眼睛四處打量，似乎他們的行動四下都有人在監視着，幾次樹葉的聲響使他們疑心有人來，領頭的那個青年人便馬上從腰間抽出手鎗架起勢子，後面一個中年人舉出了剗豬刀。等到聽出來沒有什麼，便吁了一口氣，三同時軟下來，又前進着，這樣走了三里多路，看着走到黃角坡了，再轉一個灣就是大河，那裏有船等待着他們，鹽一上船什麼事也沒有了，每包二元，合共八十元的「儉關」算是算定了。那個青年由不得從心裏笑了，忘了眼前的危險。可是就在這時有人從對面走來，這一片是平地。躲閃是來不及，乾脆停住足。來的人一看見有一串人立在前頭，手裏有的捏刀，有的拿槍，不覺駭得呆了。

「站住，要生是要死？」

「呵！是你長發哥！」

「是我又怎麼？老瓜說！」

長發猶笑。

「是你就沒話說！」

「那麼拿去，快走！」

長發拿出幾塊洋錢，遞給老瓜。

「不要你的！我們大家都是窮人，趕快走！後面有人來，我會打主意給你們擋住！」

看他們走得遠了，老瓜又拖起喉嚨唱他的山歌：

「一樹臭角千條刺，

一條刺兒一條尖，

尖尖鑽在心口上，

後記

這是我代世編編的第二個案子了。她遺留下來的作品原不僅這麼一點，但是目前在我的手邊的就只有這較為完整的兩篇。

地上的一角還是初稿，似乎需要着作者的最後的整理，可是她連這樣的餘裕也沒有，就不得不離開這個世界了。作者的原稿到我的手中時我正在桂林。我代她做了一點整理的工作。不過我不願意損害她的原作，我重視着她遺留給我們的一切，所以我只把重複的處所略為刪節，在分節方面略加改動。我沒有好好地做我的工作，但我知道世爾會原諒我的。

在敵機轟炸中我仔細地讀完了這篇小說，我一字一字地讀着世彌的寫得頗爲潦草的筆跡，我想到作者不能夠和我們同生在這個「大時代」中經歷目前的一切的事，遺憾像火似地在我的胸中燃燒起來。

有着這心情的不只我一人，還有許多朋友。一個在危險面前從未戰慄的墨爾亡命者在我的桂林的寄寓中看見世彌的手跡，和我談起她的事情，他只說了兩三句話便埋下頭去揩拭眼睛。一顆熱烈的廣大的心把許多人牽引到她身邊，這一顆心把許多朋友結合在一起。我和那個英國朋友苦痛地、感動地說着：

「她不應該就這樣地死去……」我們又說：
「她並沒有死。」

是的，「一個真正善良的人的紀念是永不會死的。」我們都相信克魯泡特金的話。而且世彌留給朋友們的印象還不只是善良。

靜靜地安息罷，我們大家敬愛的友人，你已經盡了你的職責了。你的美麗的人

格將是大家的鼓舞的泉源。唯一的可以補償失去你的損失（只有在現今我們才能夠了解這損失）的方法便是各人在事業上的努力。我們是要努力下去的。

巴金
一九三九年六月。

文 學 小 叢 刊
第 一 集

地 上 的 一 角

★ 定 價 八 角 ★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九 月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年 十 二 月 桂 一 版

著 者 羅 淑

編 輯 者 巴 金

發 行 人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海福州路·重慶沙坪壩
桂林東江路福慶街卅二號之六

★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

